

之叢爛
一書漫

愛燭

法國莫泊桑原著

彭兆良譯



愛
焰

定價 實洋八角

(外埠酌加郵費運費)

版權所有

譯	校	出	發	分
述	訂	版	行	售
彭 兆 良	潘 衍	中華新教育社	中華新教育社	各省各大書局

上海愛而近路盤調坊

民國二十年五月初版

世界戀愛小說
名著集之一
愛 燄

上 編

第一章

從天窗裏，陽光流入廣闊的書室，成一個晶耀藍色光底大方形，爲那飛鳥出沒，望無垠，沉沉似的碧落間添一光明點綴。

但光雖流入這精緻裝飾着的高大屋子裏，那自天弱着，牠躺在書架，消於門幕，失彩於隱僻之角，只燦爛。室中靜悄悄睡眠似的——是一個爲役心的，蘇

思想所由開展的，飛躍的，而消磨着其卓力的畫壁間，一切似由勤奮都變成疲敝與懈弛的了。各物於緊張的生活後，寂靜如死滅的一樣。各物——儀器呀，畫架呀，畫布上未作成的像呀——都歇着在那里，髣髴牠們曾同主人日在種新的努力中早作宴息着，也同感有一種疲勞似的。那畫之蜜氣的香息呀，松脂油呀，與吸的煙霧呀於窗幕及椅間，猶有餘剩着。除天上過往鴻雁短銳的鳴聲，和那隱隱可聞，自遠而至的巴黎的市聲，並沒有什麼響聲來破室中岑寂。沉靜靜的惟青靄的雲，裊裊地上升着，當奧利佛，伯登，躺在他底睡榻上，徐徐地從口中吐出一陣陣捲煙霧來。

他沉在一新畫題的思索裏，他底眼光消失在老遠的碧空。他似想畫了點什麼？但苦無確定的觀念。而且他從來也非能確定其方針爲一項專門的藝術家。他底意念却屢變屢遷，終生躊躇彷徨在各種藝術底表現。卽到現時，在他暮年期，富與名俱伴他職業的光榮而併有了，他猶乏他的專門致力的意向。他曾獲了羅馬之獎，給人答辯着，也如其餘許多畫家一般，想起歷史上的偉景

現代化，又將生

人表着古式。他是又伶俐，又熱心，而且廣有見地的一個作家。喜嗜藝術，而能深詣其造；因他天才英邁，得造有一種卓絕的才藝，因他善思勤勉，得造成其詩的表現技能。而且許是那世界對於畫念喜厭的驟改，——傾向於他那種光煥，明淨，無疵之表現——致影響於他底趨向，而阻他成爲常畫家的。自從初次成功之後，他的老是這迎合的意願，無意識地做成他躍躍欲試的畫念，隱隱地鋪成他行底道路，而使他趨舍無定向了。而且，也是那迎合的意願，使他具一種對各派都可的性質，於他光榮上致其不少的貢獻的。

他那態度底美麗，動作底活潑，及對自身的修飾，他爲角力者，騎者，力與技底舊時的名譽，更足使他聲譽鵲起。自克洛貝脫拉，（這使他著名的初次作品），出後，巴黎翕然地風從他，模仿他，推尊他；驀地裏，他成爲巴黎一個最光明的藝術家了，時被畫家中討論，學校裏歡迎，然猶是一少年呢。他於藝術界足稱一勝利英雄，爲舉市所崇拜的。

在這樣的路程中，幸福引導他入於衰老的邊界，而老向他迫着壓着來了。

這樣地，正在迎合外界時好的見地之下，他思索一詩化的題目。他底煙與小食使他並不欲睡；他做着白日之夢，注視天邊，向蔚然碧落間速寫——那波士道上的美女，或街頭的艷婦，水邊情侶，各種的非非想，就他想像所能的。天的景象變了，在他幻象一般的眼裏，忽見鴻雁流矢似由空飛過，迷亂了牠們，好像一枝筆似的把這些景象抹去了。

他不能發見什麼！一切概狀如此爛警着的，只是他所已畫過的題材。一切婦人所呈顯的，也早爲他藝術的眼所瞧過了。一年來不絕追逐着他的那種悵惘憂色——憂見自己空虛，憂見題材枯索，憂見藝術之興乾涸，復因着這些思索的工作，因着夢見了新却未有新材料發見的失敗，一時都顯明地現在他的臉上來。

他慢慢地站起身來，去搜尋着他底抽屜，思自己所未想得，許從那兒發見得什麼來，以打動他心上的靈機。

口裏仍衝着煙，翻開了畫冊，這是冊寫意的畫，是一向鎖在一張老古桌子中的鉛畫。可是，他立即就倦於這些勞而無獲的搜求了，精神似很感痛苦的樣子，他擲開了捲煙，噓着街上一班人常噓的那種口調兒，鬆下了身子，拾起那對放在張椅下地板上的顛沉鈿的啞鈴來。

用別隻手去推開那罩在衣鏡上的覆布，那鏡他原用以運動時校正姿勢與觀其身態的；他遂筆直的站定在那鏡前了。

他在畫室中曾以勇聞；在社會上，又以健著；現在年齡縱然加臨他身，但愈老却愈壯。長身，闊肩，豐滿的雙頰，虎虎地有白髮英雄之概，他每日仍繼續熱心於角鬥呀，騎馬呀角逐之戲。他底頭部尤雋，雖不無變樣，而猶如往日一般的動人。那短濃白髮，霜一般覆在繁重，棕白眉毛下邊的黑暗之上。大的口髭，如老兵一般，惟一是餘着黑色的了，却給他臉上更顯出一種驕傲與壯健之色。

直站在鏡前，雙足並立着，身體挺直着，他運了兩臂筋力在整備的姿勢中，舉

起那對鐵啞鈴來，那沉着有力的動作，原是他早就熟練了的。

但忽然間，在那映着全畫室的鏡子裏，他見門幕啓了，一婦人的頭現出來：正是看他的一個頭顱。隨聽見身後的話聲問：

——在家嗎？

掉過了頭，他答：

——唔，在家呢。』他拋下了啞鈴，急忙忙地趕向門去。

一輕裝消板的女子走進來了。互相握了一握手，她說：

——在運動嗎？

——唔，』他說，『我剛纔是玩着啞鈴，無聊消遣一下的。』

她笑着說：

——你底看門人沒有在那里，因我知道你此時當獨在的，我進來沒給你通報

呢。

他瞅了她一眼：

——耶和華！你今天是打扮的多麼齊整呀！

——唔，纔穿了件新衣。你想這漂亮不漂亮？

——楚楚動人呢！顏色也十分諧和。現在一般人都知道顏色的配合了。

他繞她身的周圍走了過去，輕輕地撫弄着其衣服，用指尖整飭着其襠褶；居然如一個知道婦衣裁製的裁縫師一樣。真的，在他的一生裏他曾用了他藝術上的各種努力，從筆端狀出了婦女的俏艷之狀，變改得時髦的狀式，使一班婦女成爲更輕
嫩，風雅動人的地方。

丁後囑：

——那是最成功的了。在你却特別見美。

她讓他贊揚着，欣欣地以自己美能蠱惑他爲樂。

雖非綺年，她可仍美麗的。不很高，但頗結實，有着一個四十歲光景半老半神的容貌。宛如一朵玫瑰花，本可、無盡地展下去的，可是因爲開得久了，也許一

點鐘裏就會凋謝的。

在她底美髮下，她保留了那些永爲活潑的青春的波斯女子底妙態，她們能藏過許多年歲，有無限般駕御的力——至少能多保留二十年青春，總之她可算是最善整容與修貌的。

她取去了面網喃喃

——「你不想吻我嗎？」

——我纔抽煙的呢，他說。

她喊了聲討厭的呼聲。於是，舉起嘴來向他，說：——「勿妨。」他們底嘴唇在碰觸着了。

他用了種純熟，敏快與鎮定的動作，來取了她底日光傘，和輕便的外服。當她重坐上沙發時，他担心理問：

——你底丈夫很好？

——唔，很好。他此刻在議院裏正講得烏烟瘴氣呢。

——關於哪方面的？

——無非仍關於那米糧，油豆之類罷了。

她底丈夫，格里洛伯爵，是愛里省的議員，是專考察着農業問題的。但忽見那角落間有一個她所不識的未完的畫像，她走過去問：

——這是什麼？

——一個畫像我纔動手的，是邦德芙公主底。

——你知道，「她鄭重說，「倘你再承畫什麼女子的像，仔細我封閉你畫室底門。我很明白這所引結果怎樣。」

——呵，難道一個人終生不可畫兩個人像嗎，」他說。

——我希望能不。

她考察這未成的畫像，像一個研究繪事上的女子樣子。遠引了去，又復近來，

用手掩着眼睛，在最宜的光線裏去視這畫像，於是滿足地自語着。

——很好。你在畫像上可算很有成就的了。

他受諛了，喃喃地說：

——你真這麼想嗎？

——是咧，這原是種精緻藝術，但須非常的藝術家繼所成就。可是非高尚畫家所願從事的。

近十年來她常以鼓舞他底衝動趨於高尚的藝術爲任，抨擊他僅從事於畫像的無謂；而且，用討論美的理論，力慫恿他從事於一種非自然的幻想的工作。

她又問他：

——那公主怎樣呢。

他乃給她一個詳細的述說——這般的詳細，從衣飾以至於智力，都畢述無遺，終使一個嫉妬的，難壓的婦人感滿足了。

於是驟然問：

——沒給你賣弄過嗎？

他笑了，賭咒說不會。

將兩手放於畫家的肩上，她固定似的睨着他。那晶圓的眸子在蔚藍的眼裏——點綴成了種墨水般深黑光亮無底的珠，——因着她問的熱烈而在顫動了。

她復連續着說：

——她果真沒給你賣弄？

——果真沒有。

她走前來：

——此外，我沒有可憂的了。你現在除了我已沒有外戀的人。這是這般的勝於他人呢。可惜老一些，我的愛友。

他感到一陣輕微痛苦的顫悚，這種顫悚如一班老人們所常有的，當有人提到他

們墓木已拱的時候，他喃喃地道：

——今日也罷，明日也罷，毋非和昨日一樣，在我的一生却不曾有過，也不會要有的，你以外任何的誰，任何的誰人。

她挽他向了張沙發走來，命他挨肩地坐下來。

——你在想些什麼？

——我試想着一個畫題阿。

——關於那一類的呢？

——原是不知道；就爲要想一個出來呢。

——這幾天裏在幹了些以外什麼事沒有？

他於是告訴她所曾接見的一切賓客，午宴呀，夜宴呀，他底談話與瑣事等。他倆個對那些社會上無聊的事情，都感有趣味的。如情敵呀，已知與僅乎忖測的私情事呀，輿論呀，傾聽與叢談至數十百次的關於某人，某事，某種意見呀，都使他倆

減着津津有味，因此使他倆同溺於這些急動巴黎生活的湍流裏。他們且都熟悉世道，他爲名藝術家而交際廣闊，她爲一時髦的頑固派家庭裏的妻，同擅長於法蘭西式的茶話——又斯文，又通俗，因而幸災樂禍呀，徒然的談諧呀，與通俗的機趣呀，給着這些惡意的饒舌者以一種特別嫉妬的定性。

——幾時來吃飯？她又忽然問。

——隨便什麼時候都好。

——那末，金曜日罷。我併邀了莫德孟公爵夫人，可白里夫婦，梅賽明，諸人爲我底女兒洗塵，她今夜到巴黎來的。但誰都不要告訴。這是很祕密的。

——呵，我定到的。我很歡喜再見見安妮。我足有三年不曾看見她了。

——不，不只三年吧。

安妮原居在她父母家裏的，因酷被她的外祖母所鍾愛，遂從她去同住了。馬丹巴萊琳雙目近瞽，終年居在愛里省郎舍里女婿家裏。這老婦人漸次寵愛這女孩兒無

己；格里洛夫夫婦常爲研究農作問題，也有很多的時侯居在這別墅裏的，結果乃留下安妮來伴她的外祖母了。至於她呢，果很感到鄉村間自由活潑的生活要勝過於緊張兇橫的城市生活。

有整三年她沒有到這裏來了。伯爵夫人爲免爲她麻煩起見，在選定爲她『社交』期前，但願她就住在鄉間。馬丹格里洛給她兩個極好的保姆，時入鄉去探望她母親和女兒去。安妮雖居在別墅實際仍離不了她去照拂的。

以前，奧利佛，伯登每逢夏季也嘗有五六星期或兩個月光景到郎舍尼去避暑；但近三年，因患風濕病故，使他不得不離開水居生活，遂復醒起他對巴黎的嗜好，自那次回來之後，却永不再想離開這地方了。

確實說，這少女於秋季前尚不回來；但因她父親忽爲她向準了一頭親事，使她趁早到巴黎來，是爲要立去會晤他所選定那個未婚夫弗倫德爾呢。這小小的佈置原極祕密着；但是奧利佛，伯登乃是馬丹格里洛所最信賴的一人，因此不在此限了。

於是，他問：

——那末，你的丈夫是準定這計劃的丁？

——唔，是的，我也想是好的。

他們於是又談到別的事情上去了。

她重說到畫題上來，要他畫了一個耶穌像。他表示拒絕，稱世上已有很多的聖像了；但她却這般固執其意，他很不耐起來。

——呵！只許我善描狀，我將這畫意給你罷。這差不多是很新，很大胆的作品呢。他從十字架取下時，他底雙手鬆放了，他那上半身垂放了下來。他直向人羣裏傾着下來，那地上則有一羣人伸臂去接抱他，舉他起來。你懂得嗎？

是的，他懂得的。他而且得發見這畫意確屬很新；不過老是感着一種現代化的心情，覺久溺而不可拯拔罷了；常見他的愛人橫躺在沙榻上，一隻穿鞋的纖足垂下，那白膩膩的肉色從幾透明的襪裏雪脂似的顯耀出來，他叫着說：